

广西
来宾 盘古文化丛书
GUANGXI LAIBIN PANGU WENHUA CONGSHU

NI PING SHENME QIAN WE
你凭什么

黄少崇 ◎著

欠我

广西人民出版社



广西来宾盘古文化丛书

GUANGXI LAIBIN PANGU WENHUA CONGSHU

你 凭 什 么 欠 我

NI PING SHENME QIAN WO
黄少崇 著

广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你凭什么欠我/ 黄少崇著. —南宁: 广西人民出版社,
2008. 11

(广西来宾盘古文化丛书/卢运福主编)

ISBN 978-7-219-06308-8

I. 你… II. 黄… III. 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8) 第119517号

责任编辑 / 邓迪星

广 西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发 行

(南宁市桂春路6号)

邮政编码: 530028

网 址: <http://www.gxp-ph.cn>

965 × 690毫米 开本 1/16 印张 15.5 字数 240千字

2008 年11月第1版 2008年11月第1次印刷

南宁大板彩印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印数 1000册

ISBN 978-7-219-06308-8 / I · 1102

定价: 186.00元 (全套)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 1 你凭什么欠我
- 20 越走越远
- 68 金竹的稻草
- 97 美丽女妖的狼烟
- 134 佛心
- 176 没有炊烟的村庄
- 209 钗刀
- 218 卡簧
- 229 马蜂
- 240 跋



你凭什么欠我

醒来时，我发觉已经是在自己的家里了。

据我的老婆马大丽说，昨晚我被几个朋友送到家门口时，还死赖着不肯进门。双腿死狗一样撑着门槛，嘴里还胡言乱语着说什么“谁说我醉……醉死了？最多是半……半死！”任凭那几个也喝得差不多的家伙使尽吃奶的力气也没能将我塞进门口。后来是牛高马大的老婆出手一拎，就将我扔进了客厅的长沙发上。随后我就满口胡吣，说一些莫名其妙的话来，之后又将满肚子的酒统统“拿”出来看了一回，搞得地板上一片狼藉，空气重度污染，让她差点将肚子里刚刚形成的结晶从嘴巴里呕出来。

她说，要真的出来了，你就是千古罪人。

这话变成我屁股底下的一个强力弹簧，狠狠地将还在迷糊状态中的我弹射起来。我一下就蹦到地板上，酒的后劲让我一时找不到身体的重心，在地板上摇晃了几圈。我稳住后，对着叉腰横眉的老婆的高大形象鞠了一躬，然后小心翼翼地靠过去，伸出手，用拉手雷弦子似的小心轻轻抚摩了一下老婆的腹部。那本就宽大的腹部似乎更为宽大了些，也厚实了些，温暖了些——这些感觉让我踏实了些。

这样的踏实对于我来说实在不容易。我跟老婆结婚快6年了，尽管我们辛勤劳作，但依然颗粒无收，到医院检查，说两人都基本正常。如果说有什么问题，恐怕就出在我身上，那个跟马大丽有一面之交的妇产科副主任医师告诉我说是我患了精子缺乏症，但紧接着又补充说，也不是完全没有，只是数量少一些。然后安慰我说，问题不是很大，种一个孩子还是很有希望的。

医生的检查结果，让我在牛高马大的马大丽面前自惭形秽。是啊，马大丽这么一块肥沃的土地（用医生的话说，在她身上，插下一根手指就能长出一只手来），竟然因为我缺乏种子而导致土地撂荒，我不是太没本事了吗？所以面对十分渴望着能在自己肥沃的土地上孕育丰收果实的马大

你凭什么欠我

丽，我心里总有了欠她的感觉。

知道问题的所在后，我们就采取笨办法。种庄稼不是要广种薄收吗？我们就学习农人们，夜夜耕耘，晚晚播种，以求有一颗种子入土萌芽。这样，本来就矮小单薄的我就显得愈加矮小单薄，本来就高大如山东马的老婆就愈加山东马。办公室的人看了每天都睡眠惺忪、眼圈发黑的我，都取笑我操劳过度。我知道这些取笑都是善意的，他们也不敢不善意，毕竟，他们大都在我的手下混饭吃，他们要靠我吃饭的，要是他们敢恶意嘲笑我，哼，小心饭碗！虽然我的权限还没有大到可以敲碎他们饭碗的程度，可将他们的饭碗敲去一个角或者敲出一道裂纹的能力还是绰绰有余的。

而今，我们的辛勤劳作终于有了收获了。前几天，老婆说身体有点不舒服，到医院化验，给我带回一个蓝色的“+”。这个符号是什么意思？我问老婆。她伸出粗大的腊肠一般的食指点着我的额头，说，这个符号你不认识？我说这不是加号吗？她说，你还比较聪明的嘛。可她的夸耀并没能让我明白，于是只好继续追问。她一直对我卖关子，后来她提出要我答应给她2000块钱买健身中心贵宾卡，我说你这身材够健壮的，还要健身？她笑了笑，不做声，我只好答应。她才说，你怎么那么笨！这是加号，不就是告诉你我们家要加入了吗？

我一时反应不过来，说道，谁？有谁来？老婆嘎嘎的笑了起来，摆动牝马般的大屁股，笑得腰都弯了下来。之后她突然憋住笑，好不容易才直起腰来，说，亏你还是个领导呢，哼，这么笨！来，她一把扯住我的耳朵，往她的肚子靠去，听，你的儿子在里面动呢。

啊？哈哈哈哈！我知道怎么回事后，不禁大笑起来。他妈的，我终于可以雄起了！可以拍着胸脯在那些在背后暗地里嘲笑我阳痿的家伙面前扬眉吐气了。真爽啊！

当天我没有上班，在家设宴款待老婆。我关了手机、拆了电话线，这样美妙的日子怎么能让别人打扰？第二天，我仍然不想上班，就悄悄带着老婆到附近的一个农庄豪华了一番。

我决定明天邀请几个嘲笑我最为厉害的家伙（当然也是我最铁的哥儿们）晚上到单位附近的蓝色国际豪华一番。那都是些什么人啊，都是单位



里外平时跟我沆瀣一气的家伙，我们部门的同事，人称“鬼灵精”的陈其，是我单位里鞍前马后的跟班，还有就是组织部的秦有，是我大学同学，三员公司的刘芒，是我的酒友。

第三天一上班，我刚走进办公室，还没来得及坐下，“鬼灵精”陈其就探头探脑地进来了。还没等我开口，他就先附到我耳边，说，局长，恭喜你啊，据说你要动一动了，到时可别忘记我们。什么？我的岗位要变动？这么重大的事情我怎么反而不知道？陈其说都传了两天了，打你电话都不通，没办法告诉你嘛。这样啊？我关什么手机啊？我有些后悔。于是我立即打电话给在组织部供职的大学同学秦有，但他手机关机，办公室电话无人接听。看来这小子是开会研究本人的岗位去了。没关系，到晚上让他一起到酒店喝酒得了。于是我电话通知了刘芒。刚通知完，电话还没放下，陈其就又鬼头鬼脑地窜进我的办公室。一进来他就嬉皮笑脸地对我一脸谄笑。我知道这小子必定有事，就不吱声。果然他忍不住了，说，头儿，有个小事情请示一下。我说，说！本来我约好了一个朋友今晚请他吃饭，可你这里我也不能不去不是？所以……我想干脆带他一起来算了，反正你也认识。是谁啊？我问。就是那个体育局的教练萧泰啊，上次跟我们一起在体育局旁边的小八仙吃过饭的，高高大大的那个。他这么一说，我就想起来了。当时我老婆马大丽也在，因为他的高大，他们还拿马大丽跟他胡比了一下，还胡说八道了一通。这都是半年前的事情了。既然如此，我说，行，多一个就多一个吧。

就这样有点兴奋有点忐忑地度过了一天。临下班时，秦有的电话终于通了，他一个上午和一个下午果真都在开会。我叫他立刻、马上、立即赶到蓝色国际某包厢。他装模作样嗯嗯了几声。我说你怎么了？有话就说有屁就放。于是他期期艾艾地说，哎，干吗请客啊你？我说，请个客需要什么理由吗？需要理由我也有的，有好事嘛！秦有说，好事？为了让他吃惊到最后，我故意不说老婆怀孕的事情。就说，是啊，不是说我要动了吗？所以提前庆贺一下。

我一说完，秦有就笑了。你小子真行，竟然关了两天手机！找你都找不到。行，既然你都知道了，今晚我们不来个一醉方休是不行的。

你凭什么欠我

一下班我就立即带上陈其来到酒店。包厢里已经开好了空调，清爽宜人。菜已经由相熟的酒店老板安排好，只等客人来齐就可以开席了。

客人很快就到了，刘芒先到，这个酒鬼一来，就先跟我干了一杯。紧接着是秦有，然后是萧泰。萧泰身材魁梧，足有一米八五，在我们这个南方城市，他属于那鸡群里的鹤了，但不太爱说话。一看见我，秦有就取笑我，说铁公鸡也会下蛋了？这话话里有话。他说我铁公鸡并不是说是平常大家说的一毛不拔的小气鬼，而是说我是铁做的公鸡。铁做的公鸡当然不会下蛋了，这真是直指我的命门啊。当然我也属于一毛不拔的那一类，秦有见我大方请客，估计也觉得千载难逢。不过他这句玩笑话终究是讲对了。莫非他知道我老婆怀孕的事情？我想应该不会，这家伙口无遮拦惯了。亏他终于无意中说对了一回。

可我并不理会他，在下蛋这件事情上，我心里乐着呢。我将他俩安排坐下，对着早已守候在一旁的服务小姐一挥手，上菜！话音刚落，菜就劈里啪啦地上来了。这就是跟酒店老板相熟的好处啊。

我打开五粮液。心想，他妈的，这当官就是好。这么好的五粮液，不是公款消费我怎么舍得喝？所以为了更多的五粮液，我在拼命活动要更上一层楼。而今，我的努力终于快要成功了，因此，我下定决心，今晚无论如何也要将这五粮液往死里喝！

我举起杯子，高声喊道，各位弟兄们，我们干了这杯！也不管他们什么反应，我先“咕”一声，一口闷了。要知道，为了多喝点，我特意交代小姐换下小杯，换上足可装一两五钱酒的大杯子。

这一两五钱的五粮液一进肚子，我就觉得舒服了，要知道，一瓶五粮液在这里卖差不多500块，这一口值70多块呢。

我的举动让在座的瞪大了眼睛。可是他们是客，客随主便啊。于是，这第一杯酒就都灌进了喉咙。

这杯酒一下肚，那几个家伙也开始疯了。这个敬我一杯，那个换我一盏，说的都是祝我步步高升，都是好话，你还不好拒绝。于是，我忍着心里的乐，来者不拒，将大半瓶五粮液灌进了肚子。大家都夸我海量啊，前途的量更不得了。



本来就擅饮的我，在这些酒的发酵下也有了几分酒意。再一圈下来后，我开始觉得酒有些苦了。苦味一出来，我就知道我快不行了。可是不行也得喝啊，不喝干啥来了？我端起杯子，对着秦有说，领导同志，这杯你得干了啊。你不干，那你说的那些就是骗我的。外人是听不懂这话的，只有我们俩懂。我们早就预谋好，让他给我运动运动，那个好位子。他精心选择了部长同志心情好的时候，委婉地提出了让我动一动的动议。原本快要宣布散会的部长听了，像突然想起来似的，说道，对，怎么将他忘记了，他是该挪一挪了。就是这句话让我的活动终成正果。

秦有当然知道我话里的意思，但他不能解释，也不能将内幕透露出来，只好举起杯子，跟我丁当碰了一下，干了。什么都在酒中了。

萧泰在酒上属于奸猾之辈，上一次我就领教了。他见我差不多了，就趁火打劫，非要跟我干一杯。我端着酒杯乜斜了他一眼。萧泰也不吱声，只是定定地举着酒杯不断轻轻地碰我的酒杯。我横了他一眼，装着干杯的样子。谁知这小子竟来真的，见我将酒杯靠近嘴巴，他就一口将自己的酒干了。我只好应战，干掉杯子里的酒。

为了镇住他们，我叫小姐将每人面前的杯子都斟满酒。秦有见状，赶紧伸手制止。我将他的手拨过一边，让小姐继续。酒斟满后，我就举起杯子，又令大家也举杯。我先将酒一饮而尽，然后说，这杯酒我先喝了，至于你们喝不喝，听我说完你们再决定。我说，不是说千年的铁树也会开花吗？刚才谁说了一句铁公鸡也下蛋了？这话真是太英明了！现在我宣布：经过艰难的修炼，本人这株千年铁树就要开花了，这只铁打的公鸡就要下蛋了！经过妇产科某副主任医师高超的技术检查和现代化仪器的化验，确证本人六年的丁克家庭即将添丁！同志们，你们说，这酒你们该不该喝！

说完这番话，我就坐了下来，得意地望着他们面面相觑、目瞪口呆、四肢发木、脑袋发僵的可爱样儿。我用筷子丁丁当地敲着面前喝干了的酒杯，开始摇头晃脑起来。

那几个家伙这时明白过来了，个个像发情的公鸡见到母鸡一般兴奋起来，纷纷举起杯子，一饮而尽。酒桌的气氛已经很混乱了，每人都扯着头灌别人酒，就连一向奸猾的萧泰也举着杯子猛灌别人，也被别人猛灌。

你凭什么欠我

这样的气氛，真好！

后来大家都喝高了。一个个都东倒西歪，酒话连篇，连我说话都快不成句了。只有组织部领导秦有同志出于官员的矜持喝得稍微少了一些，还能端着一些架子坐在椅子上，但我看他的“端坐”也开始有些不端了，也可能是我不端了。反正我也迷糊了。

迷糊中，不知道谁端了杯子歪歪斜斜地朝我走来，他攀着我的肩膀，硬着舌头说，局长哥、哥哥，小弟我敬你一杯。你喝，喝了。我已经很不清醒，所以直接接过来就喝了，又端了杯子，回敬他。那谁却不干了。说，哥，哥刚刚你喝了没？我说喝了。我们是兄弟吗？我说，是啊。谁又说，我们是兄弟，还还分什么你我？你喝了，就等于我也喝了，对不？听他这么一说，我（也可能不是我）霍地站起来，说，对对。你也喝了。你他妈喝了狗尿啊？

可我的生气并没有惊动任何人，倒是那谁有些反应。他摇摇晃晃地说，哥，哥，你生气了？你别生气嘛，我知道你为什么生气。于是他趑到原来的座位边，在什么地方摸索了半天，又趑过来，将一沓子厚厚的东西一把摔到我面前的桌子上，说，哥，我欠你，现在该还给你了。

看到面前那一大沓粉红，我觉得莫名其妙。你，你这是干啥？

那谁对我挥挥手，说我还你了，不欠你了，说完转身要走，但刚刚迈步，就一下歪到我身后的沙发上，顷刻间就鼾声大作。

我掂起桌子上那沓东西，脑子里一片迷糊。这是谁啊？我什么时候借这东西给他了？我一个小公务员，除了偶尔公款吃喝之外，外快并不多，哪里有这么一大笔钱借给他？我脑子越想越乱，有一句什么话要说出来，可是说不出来，于是随手端起酒杯，正要喝，被一边的谁抢了去。我突然拍着桌子，对着那谁大吼了一句什么，就不省人事了……

我的老婆马大丽算是个贤惠的人，要不我也不会娶得到她。她来自遥远的北方某地，虽然高大如山东马（后来知道她周围的人就叫她“山东马”），但很漂亮，具有北方人的气质，粗犷，直率，豪爽，但粗中有细，基本上是个贤惠的老婆。我跟她认识是源于一件事情。某一天，我在路上



遇到一场车祸，一辆摩托车将马路边一女子挂倒，溜了，我刚好经过，将受了重伤的女子抱到马路牙子上，然后赶快打120急救电话。正在我等待急救车的时候，一个男子找来了，发现那躺着的女子是他老婆，就不问青红皂白，一口咬定是我弄伤了他老婆，揪着我的胸口捶了我好几拳。这时旁边一个高大女子见状，大吼一声：“你怎能恩将仇报！”一把将那男子拎过一边，将他的头在一旁肮脏的垃圾桶上磕了几磕，将那人的嘴巴、脸上弄成黑黑红红的一片，最后让他跟我认了错。这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女子就是山东马大丽。此事让我觉得身材高大漂亮的马大丽就是我这样手无缚鸡之力的瘦弱男子的保护伞、主心骨。于是，我以一个弱者的姿态向她求爱，豪爽的她经不住我的软磨硬缠，终于答应了我。我就这样牵回了我的山东马。

马大丽对我身上来路不明的两万块钱进行了长时间的审问。酒刚刚醒的我实在回忆不起这钱的来历。后来我到单位上班，就追问一起参加宴会的人，得到好几种说法。陈其说他不知道什么两万块钱，刘芒说是不是陈其见你准备高升了借此讨你的好？最后我求证秦有，秦有告诉我说可能是萧泰的。于是我立即打电话告诉马大丽，但拨到最后一个号码时我停住了。

我能这样来告诉马大丽吗？这样一来很多事情就说不清楚了。譬如，我存有私房钱，而且是个不小的数目。而我能将两万块这么大数目的钱借给素昧平生的萧泰，一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事情。可像我们这么一个清水衙门的局，除了公款吃喝可以揩一些公家油以外，就很难有什么灰色收入了。否则我也不会想到换什么岗位。马大丽管钱管得死，我是很少有机会存什么私房钱的。

我可不能将萧泰这两万块钱真的作为还款。可是我怎么来解释这个事情呢？

问题的关键还是萧泰为什么将这两万块钱给我？他真的借过我两万块钱？可是，我怎么可能有两万块钱借给他？就算我有两万块钱，也不可能借给一个仅仅在一起吃过一餐饭、对他的任何情况都不明了的人啊。如果没有，那他为什么给我这个钱？我跟他素昧平生，既非亲亦非友，也不是

你凭什么欠我

上下级关系，我所在的局也不会有什么让他求的事情——那么，他给我这两万块钱，一定是昨天他喝酒喝多了而做出的糊涂行为。

这么一想，我顿时释然了。于是，我喊来“鬼灵精”陈其，令他打电话给萧泰，要他下午过来将那钱拿回去。陈其装糊涂，说，什么钱啊？我见他这样，知道多说无益，便叫他留下萧泰的手机号。我一看，后四位号码是“6868”，似曾相识。不过再一想，现在某些人都喜欢选那些带6啊8的数字，所以，萧泰这个后面有6868的号码，就像那些人一样，觉得似曾相识也就不足为奇了。

于是，我当即拨了那个号码。一阵莫名其妙的彩铃声过后，传来一个明显是夜生活过度造成的沙哑声，谁啊。我说是我。他说你是谁？我说我是某某，某局局长。萧泰一听，立即一改那慵懒的声音，换上了一种近乎谄媚的声调，是某局长啊，您好啊，没想到您亲自打电话来。然后，我听到萧泰小心翼翼地问，请问某局长您有什么指教吗？

听惯了类似声音的我直截了当地说了我的意思。可萧泰一听，态度立刻发生了变化，一口就加以拒绝了。他说，某局长你开什么玩笑！自古以来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我欠你的，你是债主，我还给你，你就不再是债主了，我跟你就没关系了。你别再找我的麻烦！说完，他啪的一声挂掉了电话。

听萧泰这么一说，我头就大了。原先以为很快就可以解决的事情，立刻就又陷入复杂中了。这样我不得不疑惑了，莫非，萧泰真的欠我的钱？

我将事情从头至尾重新梳理了一遍，拼命要理出个头绪。于是我利用荒疏了许久的从侦探小说中学来的技艺，进行了推理和分析。

毫无疑问，这钱肯定是赴宴者其中某个人的。仔细分析起来，有如下几种可能：

一、这钱是萧泰给我的。有秦有的话为证，虽然秦有也不敢十分肯定。但从电话里听出，萧泰自己是确认了的。但我真的有钱借给他吗？如果没有（这个可能性是很大的），那他为什么凭空给我这钱？难道他这是为了今后在我这里得到什么好处而预先在我身上进行的投资？可一个做生意的体育局教练，我跟他又不熟悉，我能够给他什么好处？何况，我的新



职还在组织部长的头脑里，他怎么可能知道？看来，这钱不是他给的。

二、这钱是“鬼灵精”陈其的。这家伙一向精明过人，消息灵通，我变岗的消息一定是他传播的。可他知道我不是拿钱能够买的，何况他几年来鞍前马后的，他如果要我帮他办什么事是完全用不着这一套的，无论如何我都会给他办好的，心腹嘛。所以他不会庸俗到或者脑子进水到要用钱来买我的。

三、那是刘芒？这家伙在三员公司就任副总，他钱多得发霉。但他是个出名的吝啬鬼，跟我的交情除了酒的交情，钱的交情是没有的。何况他那公司是上市公司，是省里的重点扶持企业，后台硬得很，他根本用不着在我这里浪费金钱。

四、那么剩下的就是秦有了。我们大学同学四年，之后相交近10年，他在组织部大小算个中层干部，眼看仕途蒸蒸日上。要投资的该是我，怎么他也不会出这个钱的。

按照上述推理，谁都没有理由给钱给我。莫非，这钱是我自己给自己的？

想不出个头绪，越想脑子就越乱。一直到临下班，我还是理不出个一二。

可是，要下班了，我就要面对我老婆马大丽的盘问。我总不能说这钱是天上飞来的吧？或者按照秦有说的，说是萧泰给的。可萧泰为何给我这钱？这样一说，她的疑问就更多了，她会跟我急的。这脑子一根筋到底的山东马，惹急了她会给我杓一大瓢子。而且，而且还可能将我们珍贵的结晶杓出来呢。不行，我必须要有个说法。

可是，直到我以自己都不能相信的乌龟的速度走，还是不可避免地看到自家那挂着大红窗帘的大窗口（那是我老婆马大丽根据他的母亲的建议挂的，说是能够辟邪）时，我还是无法寻找到一个勉强可以说服自己的理由。我很想再用一些时间来寻找理由，无奈我浪费的时间太多了，这个时候再不回家就已经交代不过去了。

于是，我只好怀着十分愧疚的心理，向自家的门口走去。在掏出钥匙准备打开房门的那一刻，我做好了迎接马大丽劈头盖脸训斥的所有“充分

你凭什么欠我

必要”准备。

可是我掏出的钥匙根本没用。门口是虚掩着的，从门缝里透出一道惨白的灯光，那是我家里过于明亮的荧光灯射出来的。我战战兢兢地推开门，饭厅里的饭桌上已经摆好了饭菜，我老婆马大丽正在客厅的电视前跟那个女里女气的小男人学做菜。见我进屋，立刻就站了起来，说，回来得够早的啊，快洗手吃饭，我们早饿坏了。

听听，她说的是“我们”，不是原来口口声声的我了。我知道大事不好，赶紧扔掉公文包，洗手，坐到饭桌前。

马大丽在我坐到饭桌前已经自个儿端起饭碗将白白的米饭刮进了嘴巴。她嚼嚼，吞下，揀菜，嚼烂，又吞下。然后咂巴了下嘴巴，这才发觉我还呆坐着，于是她用筷子头一敲我的碗边，说道，怎么？等我喂你啊？

于是，我获得大赦般赶紧端起饭碗，吃了起来。我看盘子里有一块大大的鸡腿，赶紧夹起来，殷勤地将它夹到马大丽的碗里。马大丽瞟了我一眼，什么也不说，就抓起那鸡腿老虎撕咬猎物一般啃了起来。看看她心情不错，我小心翼翼地主动提起那钱。谁知马大丽听也不听，说，什么钱啊，别跟我说这事，那是你的事情，别打搅我吃饭！说完专心致志地对付那鸡腿去了。

我心中暗喜，嘻，今天太阳从东边升起来，从北边落下去了，稀罕啊！这马大丽怎么变得这么开通了？对，一定是肚子里那块结晶起的作用。哎呀，我的孩子，你还没出生就帮你老爹我解了大围了，你真好啊。你早来不是更好吗？哈哈，我亲爱的儿子（女儿）。爸爸我一定好好照顾你，让你白白胖胖地来到人间。

这一餐饭让我觉得是有史以来吃得最好的一餐饭。亢奋的情绪一直延续到上床睡觉。在我的感染下，马大丽也兴奋起来。我们又玩起了那种游戏，只是，我们俩都小心翼翼，生怕惊动了我们宝贝的结晶。

尽管如此，那两万块钱还是像一块沉甸甸的石头，压在我的身上、心上。我觉得这莫名其妙的钱不是个好东西，我得趁早打发它们去啊。

过了两天，组织部关于对我进行考核的公告在我们单位的宣传栏张贴出来了。我心情好啊，看着公告上自己的大名，我感觉好像自己已经在那



个新职位上履新了似的。

这样，那来历不明的两万块钱就愈加成了烫手的山芋，我要尽快将它处理掉。

我找了个时间，亲自上门拜访组织部的领导同志秦有。秦领导正在给某个关系人打电话，见到我推门进去，就赶快“嗯嗯”着将电话挂了。一直到我主动在他对面的沙发上坐下，他也没能够主动跟我打一声招呼。

我说，你怎么了？不至于这么将人拒于千里之外吧？秦有这才反应过来，用瘦长如猴的手挠了挠头，然后清了不清嗓子，打着官腔说，什么事？

我还没开口呢，这家伙就先这样对我了。我一听，就毛了。心想，你凭什么啊？你他妈不就是一个小小的组织部科长吗？别看平时我们老叫你组织部领导领导的，你还当真了。装什么大头菜啊？

秦有看看我的神情，觉得不对劲，忙说，我知道你现在的心情，但有些事情要处理好。

我说我就是因为你说的“某些事情”才来找你的。你难道不能提供一些参考意见？

我这么一说，秦有立刻摇动双手，说，老同学，在这个事情上，我……可能没有什么好建议可提供。真的对不起你了，这次算是我欠你的，下次一定补你一个好建议！

我正要发作，门响了，进来一个似曾相识的胖子。秦有脸上立刻挂上一层虚假的笑容。我想起这是他们单位的一个小头目，于是我也往脸上抹了一层虚假的笑容，很有风度地跟他打了一声招呼，就告辞了。

我当即决定，找个时间直接杀上门去找萧泰。

想不到萧泰不是个好找的人。我打了几次电话，他不是借口在这里就是在那里，总之在躲着我。于是在某一天的中午下班前，我突然杀到体育局，下车时刚好见到他逆着下班的人流往里面走。于是我盯着萧泰逆流而上，要将他抓住。刚好，有人将萧泰拦了下来跟他讲话，待那人放开他时，他的袖子已经在我的手里了。

萧泰见是我，愣了一下，东张西望之后将我拉到门卫室门前。然后对

你凭什么欠我

着站在门边的门卫看了看，才开口，说，局长啊，什么事情啊？我没时间呢。

我说，我也没时间。也不是没有时间，是没时间跟你玩儿。你说，怎么回事啊？

萧泰一听，立即将我拉着他袖子的手像拍掉一只牛虻一样拍掉。他妈的，这小子手劲大，拍得我生疼。什么怎么回事啊？没有什么回事嘛。你这是干吗啊？

我说我不干吗，你说清楚这事！

什么这事那事的，没事，我跟你没事！你别找茬了好不好？

未待我说完，萧泰就丢开我走进了门卫室。我刚要跟进去，几乎跟萧泰一般高的门卫就强蛮地拦住了我。待我挣脱他的纠缠探头进屋子，萧泰已经从小小的后门溜走了。

出师不利让我的心情灰暗到了极点，于是我决定中午不回家了。到路边的粉摊胡乱吃了一碗米粉，我决定立即去找刘芒。

刘芒开始听不出是我，待知道是我后，立刻热情地说，过来过来，到三员酒店来，老地方。我正在三员酒店附近，他这么一说，我就立刻登上那豪华的观光电梯，来到那间我们经常去的包房。包房里热闹非凡，刘芒喷着酒气将在座的跟我介绍了一遍，一遍当然就是一圈酒，趁着他进了洗手间，我也跟了进去，问他那钱的事他是否知道。一听到钱，他立刻连连摇手，说，没钱没钱，别跟我提这个，酒倒是有，管你够！我说，不是跟他借钱，只是问他知不知道是谁将钱给了我。他一只手已经在操作小便了，一听我这么说，立刻两手摇摇，将尿液摇得四处飞溅，说：我哪里知道谁能够借钱给你？不知道不知道！见我还想说，他立刻停止手里的动作，将尿尿的家伙收好，一把将我拉出来，将一杯酒灌进我的嘴里……

一个下午，我被迫跟刘芒一帮人拼酒。心事重重的我很快就失去战斗力，牺牲在沙发上了。我醒来时，天已经黑了，看看另一张沙发上沉沉躺着的刘芒，我走了出来，决定再晚一点才回家。这样的事是从来没有过的，做这样的决定是很需要胆量的。马大丽平时虽然没有霸道到要我每日按时回家的地步，可面对她牛高马大墙壁般的压力，我是没有胆量除了工



作应酬之外到半夜三更不回家的。可我今晚一定要来这么一次！我恶狠狠地对自己发了这个毒誓之后，就一个人游走在我们这个城市的广场四周。广场四周都是一些小吃摊，很多莫名其妙的食物都可以在这里吃到。我走过好几个摊子，那些热情的小老板很热情地招呼我，实在挨不过，我只好在一桌子前坐了下来。要了些鸭脚螺蛳啤酒什么的，一直喝到10点多钟，才喝了两瓶啤酒，已经有些醉醺醺了。不是酒喝多了，是心里的事情让我的酒量大减了。我结账时将一张老人头拍在桌子上，老板将找的钱递给我，我拍了他一巴掌，说，我不要了，算我欠你的，行了吧？

在老板和众多食客的瞪视中，我昂昂然地离开了那个小摊子。这是我这几天以来唯一一次能够出一口闷气的时刻。看来，“财去人安乐”这句老话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回到家时，已经是晚上10点多了。门还是虚掩着，推开门进去。迎接我的不是马大丽那张阴着的大脸，而是一张我未曾见过的俏丽的鹅蛋脸。那张脸上一双亮亮的眼睛忽闪了一下，说道，请问，您找谁？

我用自己的眼神在那张俏丽的脸上抚摩了一下，说，不找谁。然后我问她，那你找谁？

俏丽小脸见我如此反问，当即明白过来，噢，你是姐夫啊。

这时马大丽从卫生间里出来了，见此情况，急忙介绍，这是小李，我们单位新来的。小李，这就是你姐夫了。

我们相互点点头，互致问候，然后坐在沙发上聊了起来。或许是酒的缘故，也可能是我的脑子里过多地充斥了马大丽那硕大的脸盘，潜意识里觉得这样的小脸很新鲜，所以，不由得就兴奋了些，话头不由得就多了些。但其实我也不知道说的是什么，直到后来马大丽找了个由头将小李支走后，我才明白马大丽对我的兴奋有些不满。

一夜无话。

马大丽对那两万块钱绝口不提，但她越这样就越让我觉得压力巨大。岗位变动的事情在我脑里竟然淡去了，倒是这两万块钱一天到晚在我脑海里翻腾。

于是我打电话给秦有。秦有说正准备开会，没时间了，领导已经叫他